

欢迎来到 黑泉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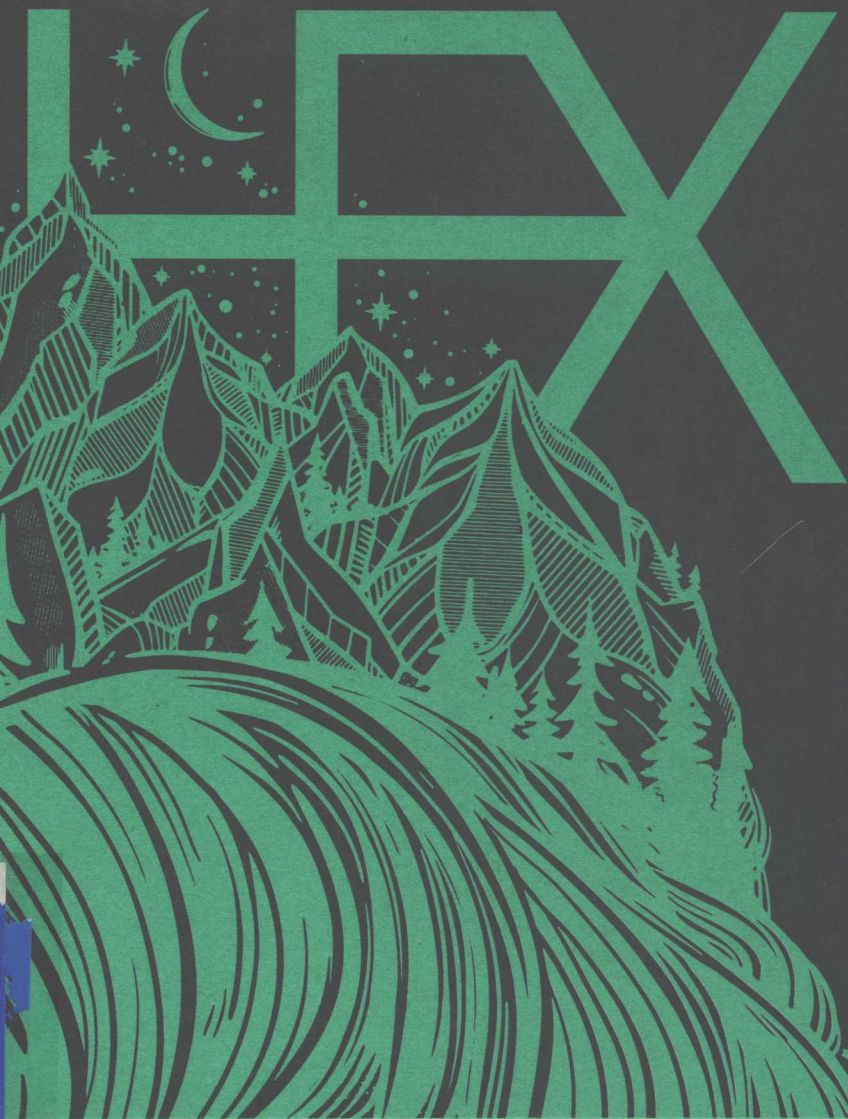
HEX
Thomas
Olde
Heuvelt

「加」仇零卉

译

「荷」托马耶·奥尔德·赫维尔特

著



斯蒂芬·金 Stephen King + 乔治·R. R. 马丁 George R.R. Martin 联袂推荐
《克苏鲁神话》《驱魔人》译者 姚向辉 私心推荐

第73届雨果奖得主新作 | BBC: 欧洲幻想文学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之一
一个被西点军校守护的罪孽小镇，一次跨越三百年的别出心裁的复仇。华纳兄弟与《小丑回魂》编剧将共同打造改编美剧。

爱是恒久忍耐，恨也是。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「你
們
這
些
人
，
不
知
道
這
是
什
麼
，
這
是
什
麼
。」

陳樹江一直說，「我對你，我對你……」他以為這
是沈志強神志不清的亂說，於是，他繼續「關心」陳樹江
的「精神狀況」，他繼續「關心」陳樹江的「精神狀況」。

愛是恆久忍耐，恒出是。 ■

欢迎来到 黑泉镇

HEX
Thomas Olde
Heuvelt

〔加〕仇春卉

译

〔荷〕托马斯·奥尔德·赫维尔特

著

本中文版由仇春卉译自南希·福雷斯特·弗莱尔翻译的英文版。
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Qiu Chunhui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Nancy Forest-Flier.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欢迎来到黑泉镇

[荷] 托马斯·奥尔德·赫维尔特 著

[加] 仇春卉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欢迎来到黑泉镇 / (荷) 托马斯·奥尔德·赫维尔特
著; (加) 仇春卉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8.4

ISBN 978-7-5596-1667-8

I. ①欢… II. ①托…②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荷
兰—现代 IV. ① 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1302号

HEX

by Thomas Olde Heuvelt

Copyright © 2016 Thomas Olde Heuvelt,
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oke Agency
International,
The Grayhawk Agency Ltd and Uitgeverij

Luitingh-Sijthoff, Amsterdam, The Netherlands.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utch by Uitgeverij Luitingh-
Sijthoff, Amsterdam, The Netherlands,
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Nancy Forest-Flier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United
Sky (Beijing) New Media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8-0743号

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
特约编辑 万洁
责任编辑 杨青 高霁月
装帧设计 @broussaille 私制


UnRead
—
文艺家

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
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
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字数 343千字
开本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 13.75印张
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5596-1667-8
定 价 49.80元



关注未读好书



未读 CLUB
会员服务平台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(010) 5243 5752 (010) 6424 3832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
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献给
雅克·波斯特
我的
文学萨满

主要人物

凯瑟琳·范怀勒：黑岩女巫，又被称为 K 奶奶。

史蒂夫·格兰特：纽约医学院的医生，十八年前携妻子搬至黑泉镇。

乔斯林·格兰特：史蒂夫的妻子。

泰勒·格兰特：格兰特夫妇的长子，17 岁。

马修·格兰特：即“马特”，格兰特夫妇的次子，13 岁。

皮特·范德米尔：史蒂夫的邻居，社会学家。

玛丽·范德米尔：皮特的妻子。

劳伦斯·范德米尔：范德米尔夫妇的儿子，泰勒的同学和好友。

格丽泽尔达·霍尔斯特：肉食店老板娘。

吉姆·霍尔斯特：格丽泽尔达的亡夫。

杰登·霍尔斯特：格丽泽尔达的儿子。

贾斯汀·沃克：小镇少年，泰勒等人的玩伴。

布拉克·赛耶：小镇少年，泰勒的好朋友。

科尔顿·马瑟斯：镇议会主席。

罗伯特·格里姆：镇议会议员，女巫特遣队总指挥。

沃伦·卡斯蒂略：女巫特遣队队员。

马蒂·凯勒：女巫特遣队队员。

露西·埃弗雷特：女巫特遣队队员。

克莱尔·哈默：女巫特遣队队员。

P A R T I

.
.

2 D A Y ?

.
.

S T O N I N G

.
.

第 一 部

.
.

今 日 ?

.
.

石 刑

史蒂夫·格兰特跑步的时候经过了黑泉镇市场肉食店。他刚刚绕过停车场的转角，正好看到凯瑟琳·范怀勒被一架古老的荷式街头管风琴碾倒。在那一瞬间，他觉得这是一个错觉，因为凯瑟琳并没有被撞飞到马路上，却与管风琴表面的花饰木雕、带羽毛的天使翅膀，以及铬金属颜色的风琴管融为一体了。当时，马蒂·凯勒握着管风琴前面的拖车栓钩，推着整架乐器向后退。露西·埃弗雷特一声令下，马蒂立刻停住不动了。凯瑟琳被撞的时候，既没有“膨”的一声巨响，也没有一丝鲜血在地上流淌，不过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每当有意外发生，小镇居民总是十万火急地赶往事发现场。可是这一次，围观群众当中竟然没有人扔下手中的购物袋去搀扶伤者。因为对黑泉镇居民来说，“救人诚可贵，自保价更高”——事情涉及凯瑟琳，当然没人敢插手，大家都谨慎得很。

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犹犹豫豫地向管风琴越走越近。她不像是去围观意外事故，更像是被那架华丽的巨大管风琴吸引住了。“别走太近！”马蒂大喝一声，抬起手示意小女孩止步。这下子史蒂夫明白了，原来刚才根本就没有发生事故。只见在管风琴底部的阴影中有一双邈邈的脚，还有一条沾满污泥的褶边——那是凯瑟琳的裙子。史蒂夫畅快地笑了：原来真的是错觉。两秒后，《拉德基进行曲》的旋律响遍整个停车场。

这次长跑的终点已经快到了，于是史蒂夫放慢了脚步。虽然很疲

劳，他却觉得心满意足。刚才他沿着熊山州立公园的边缘跑了十五英里¹，到达蒙哥马利堡，再顺着哈得孙河向北跑到西点军校，最后才转入森林和山野，奔跑在回家的路上。史蒂夫在位于瓦尔哈拉的纽约医学院授课，一天工作下来，全身都绷得紧紧的，而长跑正是放松身心的理想方法。跑步固然使他神清气爽，可真正让他心情舒畅的是那一阵阵妙不可言的秋风——那是来自黑泉镇外的秋风，在他肺里流转，带着他的汗味一路向西。当然了，这全是心理作用，黑泉镇里的空气也没什么不对劲儿……就算真的有不妥，也不可能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去证实。

鲁比肉排馆的厨师也被音乐声吸引，从烤肉架后面走出来，和其他人一起，怀疑地注视着这架管风琴。史蒂夫一边用手臂擦掉额头的汗水，一边绕开围观的群众。史蒂夫看着管风琴侧面的漂亮图案，突然发现原来这是一扇半开半掩的双向门，他忍不住笑了。这架管风琴里面从内壁到轮轴都是空心的，凯瑟琳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黑暗里。露西把门一关，立刻把她藏得严严实实的，外面的人都看不见了。这架管风琴又变回了一架管风琴，而且是一架能够播放音乐的管风琴。

“嘿嘿。”史蒂夫双手叉腰，一边喘气一边说，“穆德探员和斯卡莉探员²又趁机赚外快了。”

马蒂走到他面前，咧嘴笑道：“你就胡扯吧。你知道其他鬼东西有多贵吗？议会的人又抠门得要死，拨一分钱下来也像要了他们的老命似的。”他把头朝管风琴扬了一下，“这其实是假货，是皮克斯基尔市的老荷兰博物馆里的那架管风琴的仿制品。装得还挺像吧？它的底座其实是一辆普通的拖车。”

史蒂夫本来还赞叹不已，现在走近了才看清楚，管风琴表面的人

1 1英里=1.6千米。

2 经典美剧《X档案》中的男女主角，此处是史蒂夫在开马蒂和露西的玩笑。

像都是幼稚可笑的瓷器娃娃；图案也很粗糙，甚至不是画在琴壁上，而是胡乱贴上去的——整个就是一锅粗制滥造的大杂烩！风琴管也不是真的铬金属，而是一根根上了金漆的聚氯乙烯管子。说起街头手摇管风琴，你会想起活塞发出的叹息声和穿孔曲谱卡¹的翻页声；可是现在这段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缺少了这些悦耳的声音，也就没了立体感。

马蒂猜中了他的心事，说道：“这是一个 iPod 加上一个特牛的大音箱，不过要是你选错播放列表，就能欣赏到重金属摇滚了。”

“这听起来像是格里姆的点子。”史蒂夫大笑道。

“可不就是吗？”

“我还以为我们该做的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她身上引开呢。”

马蒂耸了耸肩：“格里姆大师的风格，你还不清楚吗？”

“这是在公众活动的场合用的。”露西说，“每逢集市和节日，总会有很多外乡人来我们这里。”

“呵呵，那就祝你们好运吧。”史蒂夫咧嘴一笑，准备继续上路了，“到时候你们也许真能靠这架假风琴赚点外快呢。”

史蒂夫沿着深谷路慢跑，一点也不着急，因为这里离家只剩下最后一英里了。四下无人，虽然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还在他脑子里萦绕，还左右着他的步调，可是史蒂夫已经不再想那个站在管风琴里的女人——那个潜伏在黑暗中的女人。

* * *

洗完澡，史蒂夫下楼来到餐厅，看见乔斯林坐在餐桌旁。她把手提电脑合上，唇边泛起一丝浅笑。二十三年前，他就是因为这一丝浅笑而爱上了她。虽然现在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皱纹，她的眼睛下面也出

1 一种音乐储存媒介，用硬纸板制作，纸板上的孔对应一段旋律。在管风琴上播放时，小孔改变经过气流的状态，产生不同音符。

现了眼袋（她称之为“四十好几的口袋”），但是他依然爱她。她说：“嗯，既然我的夫君来了，各位男宠都可以跪安了。”

史蒂夫咧嘴笑道：“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拉斐尔？”

“没错，还有罗杰。对了，我已经把诺瓦克给甩了。”她站起来，双手搂住史蒂夫的腰，“你今天过得怎样？”

“我讲了五个小时的课，中间才休息二十分钟，累死了。我必须让乌曼调整一下我的课程表，否则他必须在讲台后面装个大电池来给我充电才行。”

“你真是弱不禁风啊。”她说完在他嘴巴上亲了一下，“噢，对了，工作狂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家里来了一个偷窥狂。”

史蒂夫整个人向后一缩，眉毛扬了起来。

“老奶奶来了。”她说。

“老奶奶？”

乔斯林把他拉到身前，慢慢转头朝身后点了一下，史蒂夫顺着她的目光看去。他们身后有两扇法式落地玻璃门，门后就是客厅。在客厅的壁炉和沙发之间有一个角落，角落旁边是音响。这个角落的位置很尴尬，乔斯林不知道放什么东西才合适，所以把这个角落称作“灵薄狱”¹。史蒂夫看到，一个干瘪矮小、瘦似钢条的女人一动不动地站在灵薄狱里。这个女人肮脏、阴暗，她只属于暗夜，与下午明媚的金色阳光格格不入。乔斯林用一块旧的洗碗布盖在她头上，这样就无须看到她的脸了。

“老奶奶。”史蒂夫若有所思地说。黑泉镇的恐怖煞星竟然被一块洗碗布变得这么滑稽和笨拙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乔斯林脸上一红：“你也知道，我最受不了她这样盯着我们。虽

1 在天主教中指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区域，那些不曾判罚但又无福与上帝共处天堂的灵魂在此居住。

然我明知她看不见，可我总有一种感觉，好像她能看见我们。”

“她在这儿站多久了？我刚刚还在镇上见过她呢。”

“不到二十分钟吧。她才出现，你就回来了。”

“真奇怪。我刚才在市场肉食店的停车场那儿看见她。那些人又玩新花样了，他们竟然弄了一架空心街头管风琴把她罩住。我猜她不太喜欢那些音乐，所以就离开了。”

乔斯林抿嘴一笑：“嘿嘿，我们的唱片机放的是约翰尼·卡什¹的歌，希望她会喜欢吧，要不我也没办法了。刚才我必须走到她身旁伸手去开唱片机，这种事情可别让我做第二次。”

“好一个勇敢的女汉子！”史蒂夫把手指穿过她颈后的头发，继续亲吻她。

这时候，纱门猛地打开，泰勒走进屋里。他手上拿着一个散发出外卖中餐香味儿的大塑料袋。“喂，你们别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热好吗？”他说，“还没到三月十五日，我现在还没成年呢。你们身为家长，不要污染了我纯洁的灵魂。”

史蒂夫朝乔斯林眨了眨眼，答道：“你和罗蕊拍拖的时候也那么纯洁？”

“我们那叫尝试和探索。”泰勒一边说，一边把袋子放在餐桌上，然后扭动着身体把外衣脱下来，“我们这个年龄段就应该做这样的事，这是维基百科说的。”

“哦，那么维基百科说我们这个年龄段应该干吗？”

“出去赚钱……在家做饭……给小孩涨零用钱。”

乔斯林听了，眼睛睁得溜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废柴挤开泰勒身后的纱门，吧嗒吧嗒地走进来，竖起耳朵绕着餐桌转圈。

1 约翰尼·卡什 (Johnny Cash, 1932—2003)，美国著名乡村歌手，多次格莱美奖获得者。

突然,这只边境牧羊犬开始低声咆哮。史蒂夫连忙叫道:“天哪!喂!泰勒,抓住他¹……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,废柴还是看到了那个站在乔斯林的灵薄狱角落的女人,立即狂吠起来,声音震耳欲聋。吠声很快变成一阵阵高频刺耳的哀鸣声,三个人听了毛骨悚然。废柴一边狂叫,一边向那个女人扑过去,爪子却在瓷砖地上打滑。泰勒及时赶到,一下子揪住废柴的项圈,在两扇法式落地玻璃门中间把它拦了下来。废柴还在发疯似的狂吠,前爪在空中不停地扑打。

“废柴,坐下来!”泰勒一边呵斥,一边用力拉扯着狗圈绳。废柴终于不吠了,却还死死地盯着那个女人,喉咙深处发出低沉的咆哮声,尾巴摆个不停,显得焦躁不安。可是那个站在乔斯林的灵薄狱角落的女人自始至终纹丝不动。“天哪!你们真是的,她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!”泰勒说。

“不好意思。”史蒂夫一边说,一边把狗圈绳从泰勒手中拿过来,“我们没看见废柴也进来了。”

泰勒脸上渐渐流露出嘲讽的神色:“那块布和她真是绝配。”他不再说什么,只是把外衣随便搭在椅子上,就跑上楼了。史蒂夫猜他肯定不是赶着做作业,因为泰勒对功课可不会那么积极。能让他急急忙忙跑起来的,只有和他拍拖的那个女孩子。罗蕊住在纽堡市,是一个很会打扮的可爱小姑娘,可惜因为黑泉镇《紧急法案》的限制,她不能经常来玩。此外还有一件事情能让泰勒紧张,那就是他在 YouTube 网站上的视频博客。乔斯林打发他去“御膳房”中餐馆买外卖的时候,他可能正在编辑博客呢。那家中餐馆做出来的菜都一个味儿,不过星期三乔斯林的休息日,一切从简,所以她就叫外卖了。

废柴还在不停地低声咆哮。史蒂夫牵着它走到后院,把它锁回狗

1 西方习惯用他/她来称呼家里的宠物,视其为家庭成员。因此在本书中,人物语言和心理活动涉及宠物的时候,都按照西方人习惯用“他”。其余片段里按照中文习惯用“它”。

舍。废柴直往铁丝网上面扑腾，然后不停地走来走去。“别闹了！”史蒂夫向废柴吼道。本来他不需要这么抓狂的，可是这只狗真的让他很烦躁，因为他知道废柴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平静下来。老奶奶已经很久没过来了，无论她来得多频繁，废柴总是不能适应。

然后史蒂夫走回屋里，准备开饭了。鸡丁炒面、左宗棠豆腐……他把外卖纸盒一个个打开。突然，厨房门又打开了，只见马特的马靴飞了进来，在地板上滚了两圈。狗舍里的废柴还在吠个不停，他听见小儿子在屋外大声嚷嚷：“废柴！天哪！你怎么回事呀？”

然后马特走进了饭厅。只见他歪戴着帽子，马裤也脱下来，皱成一团搭在手臂上。“噢！是美味中餐！”他边说边走进来，在史蒂夫和乔斯林身旁经过的时候，还分别拥抱了一下，“我马上就下来。”然后，和泰勒一样，他也跑上楼了。

在史蒂夫心里，每天到了晚餐时间，饭厅就是格兰特家的活动中心。这里是家庭成员各自的精彩生活发生交集的地方——正如不同的构造板块互相碰撞，擦出火花——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得到片刻的休憩。只要有可能就全家一起吃饭，这是他们一直恪守的传统。此外，这个房间本身也有迷人的地方——用铁轨枕木搭建的框架给人安全感，而且从这里往外看是万金难买的好景致：院子的尽头是马厩和马圈，更远处有一片生机勃勃的荒野，正是哲人谷的悬崖峭壁。

当他往每个人的碟子里舀芝麻面条的时候，泰勒走进了饭厅，手里拿着一个 GoPro 运动摄像机——那是他的十七岁生日礼物——红色录像指示灯还是亮着的。

“把那东西关了。”史蒂夫斩钉截铁地说，“老奶奶在这儿，你应该知道规矩。”

“我又不是要录她。”泰勒说着，走到餐桌另一头，拉开一把椅子，“看，我从这里拍，她站在那儿根本上不了镜。而且你也知道，她

一旦到了室内就不会再走动了。”说完他向父亲笑了笑，脸上全是无辜的表情。然后他的语调一转，突然变成了他在 YouTube 视频博客的专用声线（本声线参数设置：音乐 1.2，气质 2.0），“尊敬的父亲大人啊，我在做一个 très¹ 重要的统计报告，需要向您提一个问题。”

“泰勒！”乔斯林喊道。

“噢，对不起，最最尊敬的母亲大人。”

乔斯林用一种既和蔼又坚定的眼神看着他。“你剪辑的时候把刚才那一段删掉。”她说，“还有，把摄像机拿开，别对着我！我现在上镜丑死了。”

“我有新闻自由！”泰勒咧嘴笑道。

“我有隐私权！”乔斯林针锋相对。

“那么你得给我减家务。”

“零用钱也减。”

泰勒把摄像机转过来对着自己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唉，我总是被这样虐待。有一句话，我过去说过，将来一定还会继续说。朋友们，我活在一个独裁之家，言论自由已经被老一辈人剥夺了。”

“弥赛亚如是说。”史蒂夫一边调侃泰勒，一边分发左宗棠豆腐。他知道，泰勒会把这些对话的大部分内容都剪掉的。泰勒精于此道，总是能把手头的原始素材——他发表的观点论调、种种荒谬的言行，以及大量街拍——剪辑得很好，后期还会配上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，加入诸如加快播放速度等视觉效果。他的视频博客取得了相当喜人的成绩。史蒂夫最近一次看泰勒在 YouTube 上面的频道“95 泰流”，他的博客有 340 个订阅用户，点击次数超过 27 万。泰勒甚至靠在博客上卖广告赚了点零用钱，不过他承认那些钱少得可怜。

1 法文，意为“非常”。有些美国人说英语时喜欢夹杂法语，就好像有些人喜欢在汉语中夹杂英语一样，想显得自己有文化。